登科記考

登科記考卷六

大興徐松

唐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開元七年己未

三月一日勑孝經尚書有古文本孔鄭注其中旨趣頗多踳駮精義妙理若無所歸作業用心復何所適宜令諸儒并訪後進達解者質定奏聞 册府元龜 唐會要

其月六日詔曰孝經者德教所先自頃已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聞又子夏易傳近無習者輔嗣注老子亦甚甄明諸家所傳互有得失獨據一說能無短長其令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

習讀若將理等亦可並行其習易者帖子夏易傳其爲一部亦詳其可否奏聞 冊府元龜 唐會要

四月七日左庶子劉子元上孝經注議曰謹按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爰自近古皆云鄭即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至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自齊梁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爲非元所注請不藏於秘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於時魏齊則立於學官著在律令蓋由膚俗無識故致斯訛舛然則孝經非元所注其驗十有二條據鄭君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

黨錮事解注古文尙書毛詩論語爲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都無注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元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其言鄭所注者惟有毛詩三禮尙書周易都不言鄭注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書傳七政論乾象歷六藝論毛詩譜答臨碩難禮駁許慎異義發墨守箴膏肓及答甄子然等書寸紙片札莫不悉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志唯載詩書禮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也趙商作鄭先生碑銘具稱其所注箋駁論亦不言

注孝經晉中經簿周易尚書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元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元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緯演孔圖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別有評論宋均於詩譜一作緯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元之傳業弟子也師所著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非元之所著於此特明其驗六也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元又爲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余昏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其驗七也宋均春秋緯注云元爲春秋孝經略說則非注之謂所言元又爲之注者汎辭耳非事

賈序春秋亦云元又爲之注也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書存於世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俱爲鄭元傳者載其所注皆無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並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爲長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而都不言鄭其驗十也王肅著書發揚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驗十一也魏晉朝賢辨論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未有一言引孝經之注其驗十二也凡此證驗易爲考覈而世之學者不覺其非乘彼謬說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注獨行於世觀夫言語鄙陋

義理乖疏固不可以示彼後來傳諸不朽至如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甚詳正無俟商榷而曠代亡逸不復流行至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士王孝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劭以為此書經文盡在傳義甚美而歷代未嘗置於學官良可惜也然則孔鄭二家雲泥致隔今綸音發問校其短長尟訓行孔廢鄭於義為允又今俗所行老子是河上公注其序云河上公者漢文帝時人結草菴於河曲乃以為號所注老子授文帝因沖空上天此乃不經之鄙

言流俗之虛語按漢書藝文志注老子者三家河上所釋無聞焉爾豈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說耶其言鄙陋其理乖訛雖使覩別朱紫粗分菽麥亦皆嗤其過謬而況有識者乎豈如王弼英才俊識賾微索隱考其所注義旨爲優必黜河上公升王輔嗣在於學者實得其宜又按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藝文志韓易有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合則事殊隳刺者矣以東魯伏膺文學與子游齊列西河告老名行將夫子連蹤歲越千齡時經百代其所著述沈翳不行豈非後來假憑先哲亦

猶石崇謬稱阮籍鄭璞濫名周寶必欲行用深以爲疑子元又上言曰臣才雖下劣而學實優長竊自不遜以爲古已來未之有也嘗以鄭氏孝經河上公老子二書訛舛不足流行孔王兩家實堪師授每懷此意其願莫從見去月十（當作一）日敕令所司詳定四書得失具狀聞奏臣等草議請行孔王二書牒禮部訖但今庸儒淺識聞見不周可與共成難與慮始蓋孔父有言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此則今古循環愚智往復豈前者必是而後者獨非乎是以老篇莊子興於晉代公羊穀梁擬於魏日春秋左氏因元凱而方著尚書孔傳至光伯而始行斯皆尚好不同晚乃覺悟

承習既久近輒弛張伏維開元皇帝陛下嘗以九重餘暇窮覽文藝百氏詳觀游心經典爰降綸綍俯逮芻蕘臣輒以愚識上符睿旨伏望明恩曲垂照察如將爲允請即班行不可使隨流腐儒參論其義册府元龜 唐會要

景寅中書門下奏曰劉子元奏注孝經請廢鄭依孔註老子請停河上公行王易傳非子夏所造者子元博識誠則純儒全非衆家亦則未可且孝經鄭義行已多時老子河注用亦云久并子夏易傳文不折於片言望並付所司令諸儒與子元對質定必須理勝義成不得飾詞爭辯論定聞奏是時尚書禮部奏議曰臣得國子

博士司馬貞等議稱今文孝經是漢河閒王所得顏芝本劉向以此本參校古人省煩除惑定爲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元所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故往賢共疑焉惟苟昶范煜以爲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而其序云以鄭爲主是先達博選以此注爲優且其注縱非鄭氏所作而義旨敷暢頗將爲得其數處小非穩實亦未爽經通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後遭巫蠱代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僞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非宣尼之正說按

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之
句是比妻子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
已下別爲一章乃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詞旣爲章首不合
言故是古人旣亡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非但
經文不眞抑且傳文淺僞又注因天之時就地之利其略曰脫衣
就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塗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
旁出諸子而引之爲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元所云分別五土視
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會何等級今議者欲
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望請准令式孝經鄭

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又得議稱老子道德者是爲元言注家雖多罕窮厥旨河上蓋憑虛立號漢史實無其人然其注以養神爲宗以無爲爲體其詞近其理宏小足以修身潔誠大可以寧人安國故顧歡曰河上公雖曰注書即文立教皆汲略遠體指明近用斯可謂知言矣王輔嗣雅善元談頗採道要窮神明乎槖籥守靜默於元牝其理暢其旨微在於元學頗謂所長至若近人立教修身宏道則河上爲得今望請王河二注令學者俱行又得議稱謹按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者多失眞本又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

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缺梁時六卷今兩一作三卷是知其書

錯謬多矣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而載薛虞記

又今秘庫有子夏傳薛虞記其傳文質略指輒非遠無益後學不

可將帖正經伏奉今年三月十六當作日敕曰孝經者德教所先自

則天以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聞又子夏易傳近無習者

輔嗣注者亦甚甄明諸家所傳互有得失獨據一說能無短長令

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依習若將理等亦可兼行其習易者兼

帖子夏易傳詳其可否奏聞者又奉四月九日敕曰太子左庶子

劉子元奏孝經注請廢鄭依孔老子注請停河上公行王輔嗣易

傳非子夏所造者付臣所司令諸儒與子元對質定詳必須理勝義成不得飾詞爭辨者臣等國子博士司馬貞太學博士郄嘗通等十人對如前子元請依諸儒爲定册府元龜　唐會要

五月五日詔曰朕以全經道喪大義久乖涫感之性浸微流遁之原未息是用旁求廢簡遠及缺文欲使發揮異說同歸要道永惟一致之用以開百行之端朋者諸儒所傳頗乖通義致孔學者冀鄭門之息滅尙令文者指古傳爲誣僞豈朝廷並列書府以廣儒術之心乎況孔鄭大宗固多殊趣諸生會議曾無所申而推求小疵其細已甚聚衆之訛人無則焉其何鄭二家可令仍舊行用王

孔所注傳習者希宜存繼絕之典頗加獎飾子夏傳逸篇既廣前令帖易者停冊府元龜　唐會要　唐大詔令集

是月敕曰諸投匭獻書上策人其中或有懷才抱器者不能自達宜令理匭使料簡隨事採賾仍加考試如有可採具狀奏聞冊府元龜

九月甲子唐會要作四日改昭文館依舊為宏文館舊書本紀

十一月乙丑以貢舉人將謁先師敕皇太子瑛及諸子行齒胄禮

庚午敕曰皇太子今月二十四日行齒胄禮所以崇儒重道尚德宏風宜有錫賚以成光寵其在陪位定等差與賜乙亥皇太子入國學行齒胄禮謁先聖太子初獻其亞獻終獻並以胄子充右常

侍褚無量開講孝經幷禮記文王太子篇初詔侍中宋璟亞獻中書侍郎蘇頲終獻及臨享帝思齒胄之義乃改焉冊府元龜

十二月詔曰儒道有百王之政元良乃萬國之貞屬太學舉賢賓庭貢士當其習講故行齒胄所以宏風闡教尙德尊賢宜有頒錫以成光寵陪位官一品宜賜五十疋二品三品四十疋五品三十疋六品七品二十疋八品九品十五疋緣行禮及別職掌者各遞加一等六品以下五疋爲等三品以上十疋爲等座主加二等學生賜物三疋得舉者及諸方貢人各賜五疋唐大詔令集

策文詞雅麗科問朕聞至道雖微不言而化皇天陰隲相叶其彝

信寒暑而生成施雲雨而沐潤垂範作訓樹君育人時有澆淯教
垂繁略成湯既聖禹道云亡桑扈谷風屢動詩人之刺褰門反坫
時貽宣父之嫌我國家振彼頹綱開茲盛業朕以不德虔號乘時
而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思宏厥理其義安從至如視聽
貌言恆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夫禮以
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為同脩外為異同
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又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
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
以對用釋余疑 文苑英華

進士二十五人 文苑英華辨證引唐登科記開元七年試北斗城賦以池塘生春草爲韻

崔鎮 文苑英華作崔損引登科記作崔鎮

明經科

盧濤 盧杞先府君墓誌濤字混成年十九明經擢第以天寶十二年卒年五十三推之及第在此年

諸科八人

文詞雅麗科

邢巨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文苑英華不注名次按當是第一人孫逖授邢巨監察御史制邢巨器能通敏詞藻清新

苗晉卿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文苑英華注云第二人李華苗晉卿墓誌銘晉卿字元輔上黨壺關人成童好學弱冠工文二登甲科三入高等

褚思光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趙良器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張楚 文苑英華注云第五人

孟萬石 文苑英華注云第六人

孫翃 文苑英華注云第七人

彭殷賢 文苑英華

王緒 唐詩紀事緒字夏卿河中人與兄維俱以名聞舉草澤文詞清麗科上第按清

麗賞即雅
麗之訛

超拔羣類科　張秀明 見廣卓異記引登科記

知貢舉　李納 見唐語林

崔鎮北斗城賦曰背炎漢之開國宅咸秦而設規闢都邑之壯麗紛制作而多儀像蓬島以疏岳擬天河而鑿池館倚南山撥雲霞而上出城作北斗仰星漢而會拔何爽鳩之代謝驗驪驥之迹將是以作之者不處居之者不爲祚我神唐丹青焜煌峻址雲矗脩譙錦章縟禎壒以蟲形凝皓粉以飛光門結黃金之石櫺施白璧之墻堞盤紆於曲檻池徑復於圓塘城勢逶迤若苕岑之隱映樓

形宛轉似崑崙之相望接千門之宮闕通八達之康莊既而鸞駕西巡嚴扃晨啟羽衛咸集葬明克陳登睥睨以清夜聽畢道而候春儀雄戟以耀武振鴛行而拱辰夕沈烟雲之色曉流車馬之塵引祥輝之爛漫吐佳氣而輪囷於是歲發青道池開煦早堞霧縈林岸風柔草暖懸寶以彌謠飾崇隅之增好映春水之澄澄納朝陽之杲杲惟壯勢之崢嶸達洪規而鎮京望浮雲之黑水對翔鳳之丹楹配宗子之永固等皇家之不傾俯賓庭而贊義終自惡其

輕生 文苑英華

邢巨對策曰臣聞太宗文皇帝之御天下也廣直言之路開納善

之門近臣盡規庶人畢議可謂至矣今皇天眷命陛下紹復先業
齊心法宮之中冕旒正殿之上詳考秀異詢及芻蕘若乃敷皇極
以作則宏禮樂以垂訓彝倫攸序羣德畢舉斯太宗之盛事也豈
前王訪九疇之要貞三極之本能望淸光哉天文昭回萬物盡覩
臣謬以黃綬之末預聞赤墀之議將何以塞厚問揚天休臣聞諸
仲尼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自上皇不
歸大道悠久聖人順天地之性究變化之元雖損益以文質或沿
襲以忠敬至於飾禮容以昭賁崇樂舞以立象樹君牧人茂時育
物其致一也夫務本於道則浮競可以鎭靜習俗於變即純一或

以僞遷故輕樂見誚於國風昧禮貽訓於聖典蓋有由焉唐興百有餘載高祖以神武定鼎紐天綱於八紘太宗以睿聖握符纂天光於三象蕩亡隋之頹靡宏聖唐之簡易盛德大業與三代同風伏惟陛下誕受天休光膺景命勇若昭德殷薦之禮感和通神之敎敬事眘聖之微順時布德之典將以登格皇穹鴻業也啟廸王命大猷也風雨時若休徵也人俗康甯至敎也五輝叶訓八方順軌堯舜之盛無以加焉成康之道復何足數而猶曰皇道未敷誠明尙闕發天章於聖藻探至言於輿誦陛下之謙讓也愚臣何足以知之制策曰至如視聽貌言恔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

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王政之端本於性也至化之極歸於理也
能盡其性而合乎理則休徵至不盡其性而悖乎理則咎徵至故
聖人法天以立性畏命以作則見天道之在五行人事應之彰彰
類矣自非統性命之理求天人之端孰能從言以作又因事以求
哲暘順而會其極蒙恆而返其過適於數故雖以五事明宗其極
則可以一理貫臣又聞聖心鏡物必探於至妙大道虛象垂契於
理先然卽繼聖業者其道同遵王度者其化一陛下體周武之盛
德訪唐堯之遺事龜圖靈文天光垂象伏願沐時雨於動植散祥
風於涵泳則大中之道何以尚茲制策曰夫禮以飾情情疏則禮

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脩外爲異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義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臣聞禮樂其所由來尚矣先王所以美敎化厚人倫以致太平也必將以考其理求其端故揖讓之敎末而安上存乎至簡舞詠之功淺而移風歸乎至易夫辨升降彰采服此禮之所以飾情也登金石翔景瑞此樂之所以通感也故感發於內樂由衷以致和情見乎表禮自外以爲異雖淸濁之質考性則殊而敎化之端在理斯一況今懿綱被遐裔至道冠生靈和理日躋同乎大順非禮樂之化其孰能至此乎夫

崇德垂範此同異之用也教齊化密此人俗之融也至於武德之盛武之業也文德之盛順之至也神道設教制四時於炎歷德徽可崇增五行於橫序尊二德於清廟表二咨於盛禮聖問昭闡與天道以元亨狂言鄙淺仰天文而知愧謹對文苑英華

苗晉卿對策曰陛下頃與三事大夫議於朝以計天下有奇才異行含光而不揚其輝詔諸侯咸舉之臣實至愚不通大識循才審行不副高求臣聞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孝經曰王者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理所謂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而保大定功勳業蓋時也逮金

石斯緬步驟不同時有澆漓教隨繁略桑扈谷風之刺三歸八佾之嫌人用僭忒一至於此孔子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傳曰國家之獎恆必由之陛下嗣守丕緒茂昭大德能使百官承式萬邦作乂所謂孕虞育夏甄殷陶周革弊移風自前代未有也陛下乃賜臣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規尙闕者豈不以採芻蕘之義誠考試之端不宰其功俯垂下問實陛下謙德也微臣何足以知之制策曰至若視聽貌言恆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劉歆以爲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理洪水天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故河圖洛書

相爲經緯八卦九疇相爲表裏聖人行道各保其貞若人有乖方
數必徵於錯逆政惟協雅理必應於調和考之咎徵然著矣陛
下隨陽澤以耆恩愼嚴霜以肅威鷹隼未擊尉羅不施草木未零
山林不伐足可使垂景星而降甘露騰休氣而涌醴泉臣以爲一
以貫之其道久矣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道感感至
則神和理內爲同脩外爲異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伫明
斯要者臣聞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孔子曰安上理人莫
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董仲舒對策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
其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之爲德陰之爲刑王者承天意

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陛下脩先王之好生存大易之緩死
頌者省囹圄去桎梏此則脩省刑罰之謂也臣聞樂以理內爲同
禮以脩外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二
者並行合爲一體揖讓而理天下者禮樂之謂也適時之要斯並
存焉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
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余疑者臣以爲斯
並漢主之樂載於班氏之書必使究其明徵考其敏博旣勞更僕
何易盡言雖敢略而陳之尙未臻其極也臣聞易曰先王以作樂
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古者創宗廟大祝迎神於廟門其義也

四時武德者漢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而武德奏於高廟焉五行舞者本之周舞也秦始皇二十五年更爲五行也漢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昭德盛德孝景孝宣之所以尊宗廟昭容禮容武德文始五行之舞也謹對

文苑英華

張楚對策曰臣聞昔在上皇之撫運也攷覽事明法簡心一仰察天道中順人情至於不言混然而化故上元所以眷命罔遺於德下人安定厥居俾獲其利暑往寒來以信之雲行雨施以從之於是乎疫疾不生禎祥洊至巍巍蕩蕩無德而稱焉自大道旣隱淯原且散或救弊以忠敬亦隨時而損益成康已往頌聲不作俗

薄禮廢政荒人亡故其詩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此則刺上不能行政者也仲尼生周末傷道不行乃删詩書定禮樂立君臣上下之節明奢儉揖讓之序尚不敢救當代變於陪臣而稱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者矣自茲厥後頹波浸流有聖哲之君聰明之后豈能振彼渴弊張其紀綱不有我唐興建鴻業乂甯黔首則掃地將盡求野多遺陛下統皇綱纂休運德澤汪濊仁風洋溢不貴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勸農桑卹刑獄不奪三時之務且惜十家之產左右伊呂郡縣龔黃是

以驅俗於雍熙納人於軌物者也豈不徵賢良論政要所以達四聰也臨前殿察羣言所以收九術也梓匠舒幕所以禮賢也凌人散氷所以救渴也臣竊以自古求賢之盛未若今日者矣賜臣制策曰皇極之道未數謨明之軌尙闕思宏厥理其義安從者臣竊見可久可大之規非有未敷尙闕之事此陛下謙之至也愚臣焉敢奉承之若乃考前古之庶徵究禮樂之同異辨皇王之制度詳宗廟之禮儀此則陛下懸鏡九流常覽百氏索隱探異鈎深致遠已在聖斷豈有避而疑者歟今下問愚臣遠識其事陛下豈不欲廣於明試察臣微才臣幸對敭敢不悉情以對制策曰視聽貌言

恆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王者立極必本於天天事著於上人事應於下昔者禹平水土天告成功錫之以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又皇天降其極皇大極中也言王者能行大中之道則陰陽和風雨時百穀用成俊乂用章也夫是則視曰明聽曰聰貌曰恭言曰從則無恆若之生自去咎徵之應矣今天瑞降地靈集所有動作光孚化先則一以貫之道斯不遠矣制禮曰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脩外爲異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臣聞夫禮由陰作樂與陽來樂與天地同和禮與天地同節誠能感神動

物安上移風或以理內爲同或以脩外爲異率由和敬靡不從之
者乎施之人俗靡不盡善者乎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
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者臣聞
嬴政失御漢皇乘極文景致刑措之美武宣當雄富之盛故有四
時武德之樂五行文始之舞昭德盛德因之而尊昭容禮容自茲
而備臣才識愚劣學業虛淺猥當聖問茫然有失謹對 文苑英華
孟萬石對策曰臣嘗黽勉讀書夙夜匪懈觀前代之事稽王者之
風欲樹文明必招俊乂所以平章百姓昭暢萬人負黼扆而海宇
淸垂衣裳而天下理今陛下朝盈多士野無遺賢猶復發德音下

明制張雲羅以掩俊設天綱以頓奇片善不遺有能皆進故得飛
飛丹鳳棲翼於帝梧皎皎白駒速食於場藿縱夷齊巢許咸囿於
茲臣既庸妄豈敢當此且聲非入異譽不出凡文律未明才用無
取謬參推擇濫赴搜揚安敢避直飾詞向華乖實但丹誠有屬至
敬無文敢竭鄙聞用當明試然將涓滴以足海用纖埃以增岳雖
寡攸助誰能默哉臣聞建國興邦必以黎元為本康時訓代必以
政術為先軌謨雖異理化皆一　昔者太上之君崇道以致化立德
以養物人必欲壽致禮教而不傷人必欲富薄賦斂而不困人必
欲逸則省力而不勞人不欲危即扶持而使固不强人之所惡不

禁人之所欲故能無爲而理不言而化及至中古行仁履義克己厲身拯溺於人博施於物則能陰陽不錯風雨以時疾疫必除妖孽莫起洎乎末代政令不作刑法非所祭祀非祭禮樂非雅時無美善之說俗有姦邪之數豈不由君失其道臣非其人澆薄被興渻樸離散者也今陛下出號施令罔有不臧齊物正人各得其所然猶綜覈古今稽謀政教視先王之得失崇今日之高明以此天聽尙云不德巍巍至化謙尊而光非臣愚昧所能涯際制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尙闕思宏厥理其義安從者臣以爲皇極將立莫先擇俊得人則政和非人則政失人賢化遠豈不謬哉至

如因能任官量賢受祿即百僚濟濟萬姓安安去無用之言除無用之器即情實斯得謬說不繁使人以時謹身節用即倉廩儲積黎庶完豐進有德而退無良即庶位允釐庶官不曠尊有功之子棄無功之人即營事者不惜其身制作者能竭其力罰必當罪即姦回自除賞必中賢則人臣自勸夫是則海內行大中之道天下有幸甚之言何憂夫皇極之道未敷者也若乃列張輔佐建立官司詢忠直之言開進諫之路用能獻可替否補過弼違外藏主之非內正君之失今陛下乃順時而動非道不行事無不慕人欲何說故獻納之職諫諍之詞但可略言莫知所議大哉至德實冠古

今且朝無佞臣縱朱雲重生安能折檻人不妄從雖辛毗不死長鬬牽裾天子聖明是故羣臣無事亦何憂文軌之闕哉制策曰視聽貌言恆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王者法乾理物觀象裁規敬順天時恭行月令恆若時若罔有咎徵矣尊九疇之儀脩八政之規事不失儀動不逆制出處語默皆歸於仁依乎中庸遠棄偏黨並至道於萬國寄良政於百官直道而行不可則止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不日而致矣視聽貌言無從而失也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脩外爲異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行明斯要者

臣聞化雖將美人各有心不違制節必有放縱故先王作典禮以防之興雅樂以感之用能移風易俗安上理人矣今陛下行宗廟之禮故能配天地之神履直言之議故能立上下之敬聽宮商之變故能分善惡之俗損鄭衛之音奏簫韶之樂正疏略之弊敦揖讓之儀州郡大行朝廷式序同異斯違內外罔差旣合盡美之端何間不才之子若懞愚而說則陛下無有昧之咨若舐筆而述則陛下鍾佇明之訪實迷遊海何足知之臣聞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旣列同異之因將分內外之殊皇王是尊古今所重俱爲時用其功一焉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

之誰代者臣聞四時武德制之以周王五行文始本之於漢帝制
策曰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者臣聞昭德盛德
實有攸尊之道昭容禮容出於劉氏之代昔者魯哀公問儒行宣
尼有更僕之勞孔文訪烏官郯子生傾蓋之倦然且留學滄海猶
黽勉於一隅況乎道謝桂林豈對揚於庶事徒周遊於文苑終展
轉於迷津謹對文苑英華

孫翃對策曰臣聞登衡霍者嗟培塿之微泛滄海者鄙潢汙之陋
臣草茅孤賤才無足取屬綵綸明揚州閭選梓謬得擢武弃彥比
肩時英而文物昭回宸顏咫尺退思愚劣甚不稱聖朝求賢之意

也揆拙競顏心媿失守將何以充塞大問對敭天休聞之於師請言其略制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思宏厥理其義安從伏惟皇帝陛下開元立極地平天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夔龍成事陰陽以和聖德動天無遠不屆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弓旌象降徵搜是急日昃視朝文武並進既盡美矣無德而稱猶且罪己爲心在予興嘆此陛下之至讓也小臣何足以當哉然抃舞德音忝列明試敢不瀝肝膽獻所聞乎臣恭惟政理之開傳諸長者之口以先朝之事一二明之昔貞觀永徽之朋恭默而天下理家給而人足時和而歲豐外戶不扃牛羊被野太倉之粟陳陳相

因中府之錢貫朽莫校然而戎車屢駕不無事矣於是度遼之師
鬼方之討賀蘭之戰高昌之伐而軍人無損帑藏如初國家富有
海內百餘年士庶之多如曩時之兼倍征戍之役當今日之無何
豈往得而今失將政繁而俗變其故何哉良有以也議者以爲賦
斂厚徭役繁風俗奢利息倍今若息其宮室愛人節用省無事之
官罷不急之務三年政成臣竊遲之愚心曉然謂在此矣制策曰
視聽貌言恆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
伏惟陛下躬神武之姿廣聰明之德思宏至道屬精爲政反支通
奏甲夜覲書勵神聰於九疇留睿情於百氏臣聞智小不可謀大

纓短難於汲深窺聖謀之莫測謂宸衷之不凡致遠恐疑不其難乎夫視者明也睿邪正於曲直聽者聰也察善惡與是非貌者容止可觀儀俗之所謂言者詞令斯在榮辱之所由又時暘若肅時雨若察休咎之闕會歸於皇建惟睿哲之作聖繫彼道樞故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一以貫之此其義也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脩外爲異同異之用有味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夫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豈惟明尊卑辨等列動天地感鬼神而已哉豈不繫於鐘鼓諒無徵於玉帛樂自外作必假器以明儀禮由

中起故備物以飾容蓋有國之典章生人之冕服均五材之並用
廢一不可類三者之何先無宜去食故孔子曰安上理人莫善於
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去同即異離之則多傷相須而成兼之則
雙美一彼一此何後何先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
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備以對用
釋余疑臣聞暴秦失政皇漢創業爰作樂以尊先聿釋宮以追孝
四時武德用之於高祖所以恢武功也文始五行陳之於文廟所
以昭文德也蓋舞以盡意歌以頌德制自炎漢之君本乎孝武之
代昭德盛德郊廟之樂也昭容禮容質文之辨也臣學不師古才

非敢贍懟瑣瑣之陋無足言哉仰蒼蒼之高茫然自失謹對

彭殷賢對策曰臣聞孔子云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又顏回對孔子云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此二者皆傷不可得而見也況臣生湻風大道之運屬聖主立政之秋不能有所建明以佐大化此微臣夙心愧恥竊有慚焉日者聖敕頒宣遠覃幽隱振廢滯收介特本州徵臣充賦於王庭陛下溫顏屢賜晏見司賓行食羣事頒冰亦可謂厚德矣自顧性識愚蒙智術微淺既蒙淸問敢不具素所聞乎臣聞伏羲神農氏往黃帝堯舜氏作莫不體道以育物立德以興化用闡無爲之教以宏不宰之

功齊飲啄於鶉居絶往來於犬吠豈不以我清淨而人自正我無欲而人自樸乎迨乎政及三王君臨萬國亦承奉天地燮贊陰陽順四時之氣理五行之敘總仁義以安庶類先博愛以悅羣生使人遷善遠惡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觀夫三王之爲君也謹其所好惡而已故君好之則人爲之上行之則下效之莫不淸心以奉物正身以御下九女序列於內三公分職於外度數有恆徭役不作其取人賦也薄而役人力也寡其育物也廣而興利也厚故征伐有道大明詠其功什一而稅大田歌其事所以家給人足而理安興矣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其斯之謂乎爰及末俗政

漸澆僞而禮樂彌煩姦盜滋起桀紂昏亂於上幽厲縱逸於下崇臺榭之峻恐其不高也廣宮室之居恐其不大也聚淫奕之色恐其不多也窮聲音之巧恐其不樂也其斂人財也厚而使人力也衆其害物也博而興利也寡其役興役無常黍柔病而嘆之故其詩曰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蓋言其役之甚也徵發無度下人勞病南山疾而刺之故其詩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蓋言其政之亂也自茲厥後強陵弱衆暴寡千官樹姦於朝廷百賈窮僞於市邑財力匱竭寇攘不止大東又刺之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言小大俱盡也又云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執有爲人上

者不平若此而可久安天下哉此則上失其道政遂多門故天下敗而不之覺乃至所以爲夏者轉而爲殷也所以爲周者轉而爲秦也詩云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代之後於今爲庶此史墨所載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言及秦始皇平定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不務廉恥唯存戰伐內造阿房繼以驪山之作外征林邑重以遼東之役鑿馳道則隱以金椎通鴻溝則樹以柳杞役及閭左人不聊生曲汜之龍舟聲多哀思傾天下之賦不足以周其事殫府藏之財不足以盈其欲是以衆怨難犯人自爲戰所以陳勝吳廣奮梃以撻之王充李密揭竿以逼之釁起郊壘而禍生左右

望夷宮中不免閻樂之難江都城內卒死裴通之手故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也人之所助者順也此二君者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能無及此乎然則合大中之道者如彼失皇極之用者如此古之興敗備在典謨迨隋室道消數鍾百六衣冠禮樂埽地無餘賢人君子稽天並浸此乃大人利見之日聖王驅除之時我太宗志在救焚心存拯溺因茲感激投袂而起東及於平陽之郊劍及於盟津之會旣而戡翦多難克清中夏建非常之功定不拔之業洎位登九五富有萬國制禮以示其讓作樂以興其和兼愛以厚其仁節用以崇其義非先王之服不敢服非先王之言不

敢道言必本於風雅行務去乎枝葉明刑賞嚴號令賞當其功則
勞臣勸勉罰當其罪則姦人畏懼名器不妄假必俟其能爵祿不
虛授必先有德是以四海之內靡然向風我太宗以至道之心爲
天下也所征無不克所向無不成孝弟通於神明易簡合於天地
如此則天地德之鬼神佑之使風雨以序災害不作萬國莫不懽
心四夷莫不咸賴良由不僭不濫無怠無荒所以享國久長多歷
年數陛下秉天然之姿定不伐之略披肝膽以決大計殄宮闈之
氛祲除詐僞之昏殺日月載廓宗社以安深思禍亂之原乃皇天
所以開聖人也自南面臨天下九年於茲封候無警干戈再戢罝

鼓以招諫設木以待賢故得近臣盡規遠人獻政出宮女則使心不亂屬大旱則引咎自責蓋禹湯之罪己實堯舜之用心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斯之謂歟深合太宗之宏略遠符貞觀之故事賜愚臣制策云朕以不德襲統乘時而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規尚闕者微臣何以識陛下之深遠而輒欲議之或恐日月有遺照聖智所不及略陳其愚伏惟陛下留聽臣聞書云惟先格王正厥事言災害之起事有不正者也去歲水旱不時咎徵屢作匈奴侵軼邊將氣沮天其或者正訓我也欲令陛下知爵祿之虛授允散之職多歟將闕 樂蕩志歟服制失度歟何以崇樹之不建遂至於

此也臣聞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淸心誠能克己復禮正身率
物表有功而彰明德闕 復古而貴能變禁異服草慢辭遠便佞近
忠讜斷斷之士必擢於廟堂九九之術不遺於管庫可謂虛其心
而厭衆應正其本而萬事理焉書曰天旣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
順天也若捨此道是不知其所從矣制策曰視聽貌言恆若時若
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易曰崇高莫大
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古之王者享
聖人之貴乘大寶之位北辰居正南面而理亦可謂富貴乎當須
存至公之行立大中之道覆幬同於天地通明合乎日月志遠邇

之化存易簡之功庶徵順序五紀和叶百穀用成六畜遂字者無不由焉傳曰皇建其極其斯之謂矣若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雨其極惡若得其道則攸好德以應之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暘其極憂若得其道則康寧以應之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燠其極疾若得其道則壽以應之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寒其極貧若得其道則富以應之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風其極凶短折若得其道則考終命以應之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陰其極弱故經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斯之謂矣臣聞貌言視聽以心爲主故有正心者必有正德正德歸人猶樹直表而望影之曲也得

乎大雅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矣有邪心者有枉行枉行臨人猶樹曲表而望影之直也得乎孔子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戒此也故王者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也者親親爲大義也者尊賢爲大是以君子先正身而後及於天下如此則六沴不作五福相生貽厥孫謀永無極矣制策曰夫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脩外爲異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臣聞撥亂反正之主繼體守文之君撫馭之道雖殊禮樂之用爲急自土鼓蕢桴之後始自無聲汙尊杯飲之初彰乎有用既而莫不曲諧九變信合四時是知大樂

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移風易俗義切於鐘鼓安上理人事寢乎揖讓既而祀歷三王時更七國經籍道息颺宣榭之烟埃儒生數窮逮秦坑而歇滅迨乎斷蛇立極乘牛設位紀綿絕之儀鳴鼓舞之節必欲樂宣湛濊禮釋回邪取其不肅而成必在既富而教我唐功高邃古德邁往聖坐宣室而訪道登明堂以思政六樂爲馭利則不爭五禮有經思而無犯思闡同異下訪芻蕘臣聞古之明君之御天下也身坐九重心遍四海禮以導其志樂以防其淫樂以理內爲同禮以脩外爲異禮樂之不悖內外之相親可以感於神明通於天地矣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

雍雍和也旣敬且和何事不行其斯之謂矣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余疑者臣聞皇王御寓步驟相仍莫不作樂以響其德立謚以明其行此五帝之常道百王之所不易也且咸池六英韶護兩聽盡善盡美竊無間然自秦失盛位漢雜霸道文景相襲刑措不用武宣承統華夷再清樂舞告功可略言也武德舞者高祖作之定禍亂也四時舞者孝武作之示和平也五行者本周曲也文始者本舜舞也孝景採武德爲昭德以尊太宗也孝宣採昭德爲盛德以尊武帝也昭容禮容猶古韶夏韶之於漢祖

備之於樂志矣臣材非多士不遊六合之間蔓異趙君忽覩九天之上啟處無地戰汗不寍況承設問敢以輕議謹對

文苑英華

登科記考卷七

唐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大興徐松

開元八年庚申

三月詔曰顏生等十哲宜爲坐像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爲像坐於十哲之次因畫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堂壁以顏回亞聖親爲製贊以書於石乃命當朝名士分爲之贊題其壁焉冊府元龜

按李陽冰有上元二年縉雲孔子廟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集古錄以爲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爲立像其時已有此詔不知何以不用也　按宋熊禾三山郡泮五賢祠記言開元八年始塑十哲是此言坐像者皆塑像也曾子當亦是塑像不但言十哲誤

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瓘通典作璀）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徒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諳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崇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既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望請各量配作業并貢人參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第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通典　冊府元龜　唐會要）

十一月詔貢舉人謁先師開講仍令朝集使及京官觀禮（冊府元龜）

進士五十七人

苗含液（苗延嗣次子含液開元八年登第見五百家韓注）

知貢舉　李紳　見唐語林

九年辛酉

正月詔曰武有七德所以安人禁暴臣稱三傑所以戰勝攻取蜀

乃一方之主尚得孔明齊爲九合之君斯繇管仲況宇宙至廣人

物至多豈乏英賢無聞韜略蓋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今邊境未清

統遊須將頃林胡暫擾柳城非捷北虜忽驚西軍莫振罪繇失律

過在無謀曹劌不言寧知登軾之効毛遂緘口豈彰處囊之奇長

想古人是思擢士雖霑簪紱猶晦跡於下流或蘊智謀尚沈名於

大澤不加精訪何以甄收其兩京中都及天下諸州官人百姓有

智合孫吳可以運籌決勝有勇齊賁育可以斬將搴旗或坐鎮行軍足擬萬人之敵或臨戎却寇堪爲一堡之雄各聽自舉務通其實仍令州府具以名進所司遣立限期隨表赴集朕當親試不次用之其有身充見在諸軍統押者但錄所能奏聞未須赴集册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五月壬戌有司引應制舉人見敕曰興化立理急於得賢呈才效用屬在文武朕恭默思道寤寐勞求長想幽仄屢申徵貢令邊隅未靜師旅時興屬聽鼓鼙載懷屠釣求百夫之特以作四方之守總夫戎政爰詔武臣宏我風教諒惟儒林卿等或謀猷深遠或

學藝該通，來應旌招，深副虛佇，並宜朝堂坐食，訖且歸私第，即當有試期也。冊府元龜

乙亥，親試應制舉人於含元殿，命有司置食，敕曰：卿等知蘊韜略，學綜古今，喬木將遷，虛鐘待扣，既膺旁求之辟，佇聞明試之言，各罄爾能，對敭所問。古有三道，朕今減其二，一策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務收賢俊，用備軍國，並宜即存綏，詳思之。冊府元龜。舊書本紀載於四月甲戌，按四月無甲戌，誤。

策：知合孫吳，可以運籌決勝科，問：朕聞武以保大，定功；刑以禁邪，止殺。軒轅三皇之聖，莫能去兵；陶唐五帝之聰，時猶振旅。故知體

國經野宜有弔伐居安慮危可無預備朕纂承丕業虔守大寶因
祖宗之旣康恐文武之將墮兢兢戒懼翼翼憂勤而德教誕敷烽
燧尙警三邊每勞於征伐百姓不歌於耕鑿言念于役深軫於懷
所以日旰忘餐中宵輟寐思謀臣以制敵折衝於樽俎索名將以
守邊降伏其戎寇行何法也得致斯人哉子等藏器待時是才應
命盡陳古今之事備詳攻守之策至時賢著述杜彥勳肅兵法有
五十三家宜分其四種漢臣有二十八將自比夫幾人景略可逮
於孔明張遼得齊於關羽斛律光賀若弼近代之用誰優我李勣
與李靖先朝之光誰最又邛南一方之地積西爲旦之域將棄之

以促境甯守之以勞人鎮梁州至於流沙亘隴坂至於積石險阻要害予疑汝明奏中歲役於防水若爲蠻革代北年疲於禦塞奚所變通薊門屯田何術以休其弊柳城梗澁何籌以繫其虜凡此邊廷今爲重鎮何經何見何履何歷若兵不獲已用何奇謀貞我師旅使有征無戰必文可來之施何異政柔彼夷狄使懷惠畏威咸述爾能直言其事當有昇擅之拜佇伸推轂之寵文苑英華

十一月庚午冬至大赦天下王泠然上張燕公書曰去年赦書云草澤卑位之間恐遺賢俊宜令兵部郎作牒目徵名奏聞疑郎是年赦文

進士三十八人

諸科 劉晏 舊書本傳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年七歲舉神童授秘書省正字以建中元年年六十六推之是歲七歲

知合孫吳可以運籌決勝科 楊若虛 見文苑英華 張仲宣 見文苑英華

馬季龍 舊書馬燧傳父季龍嘗舉明孫吳 元口 杜集送元二適江左詩注元常應孫吳科舉當郎是科錢箋言劉會孟本題下有公自注元結也六字宋善本無之所謂元二者必非元結今從蓋闕

拔萃科 李昂 見文苑英華 暢諸 見文苑英華 王泠然 見文苑英華王泠然論薦書曰令尙書右丞王邱於開元九年掌天下選拔僕清貧以智見許

知貢舉 員嘉靜 唐語林載李納知舉盡於十年考冊府元龜開元八年考功員外郎李納以舉人不實貶沁州司馬時北軍勳臣葛福順有子舉明經帝聞之故試其子精面不知所對由是坐貶是語林誤也開元八年有考功員外郎員嘉靜見舊書張嘉貞傳當是李納既貶嘉靜代之耳

楊若虛對策曰臣沐清化忝紆黃綬屬陛下 聽鼓鼙之音載懷將率卹邊鄙之聳思輯軍容臣竊歎三陲未甯為日久矣不以庸菲謬膺推薦恭承大問俯躋玉陛咫尺天休以抒情素臣聞古先哲王鮮不征伐禁暴止亂咸以為人思患預防實為善政伏惟陛下允恭克讓虞守四表俊乂咸理以孚於人猶卹彼勤勞求茲政道實天下幸甚臣聞事適於務則理有成法宜於時則功可建是以虞采輿誦詢於芻言不以人廢言不以欲違眾故計濟事立利倍功大完軍保勝道泰人安雖三邊未清而百姓不獘臣聞或多難以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守宇天其啟此邊難以警陛下 勤於

政理以致和平因定荒亂之宜以爲子孫之業也不然者豈聖明之時屢有斯𢙣今若以明視遠以聰聽德欽崇天意允釐庶績制以官刑儆於有位愛敬立於親長始終協於家邦崇禮以致賢修德以來遠言合於道雖賤必行議乖於政雖貴必罰謀得其要必申瓜衍之賞刑當其理不貽戮僕之怨則在庭之官足以致化臣聞燕昭立館以報強讐越踐自勤竟雪深耻景略用而秦道霸孔明起而蜀業成豈明明之朝不如區區之國其珠玉無足愛之必至賢良思用求之必來惟陛下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苟得其任何憂制敵降戎而已哉必資聽之不濫擇之無失審覈其操履明試

無時雨之澤不計而動離怨在心驅以合敵貪以取敗既輕有生之命求幸白刃之中使天威挫衂者臣竊恨焉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臣以不才展効州郡每懷報國屢上微言神龍二年進狀論沙塲喪敗開元四載投匭言降戶得失鑾駕西巡又於河中府上表并進㮚遠論一首而才微理拙不蒙顧問制問曰何經何歷敢不盡言臣識淺才微罔知攸據至若升壇之拜推轂之寵豈可一箴所能及愚臣暗昧不足以當之俯伏惶恐若履氷谷謹對文苑英華 按舊書本紀開元九年正月丙辰改蒲州爲河中府置中都而本紀是春唯載幸新豐不言幸河中疑史有脫誤

張仲宣對策曰臣聞玉弩垂芒耀明威於紫緯金方戒序凝殺氣於丹霄然則負扆登樞規七衡而立辟垂旒御辨法四選以詳刑是故黃運披圖靜妖氛於涿鹿丹陵啟業耀佳兵於洞庭伏惟陛下陟上帝之耿命順下人之樂推總不測之謂神包混成而爲道然後運天地日月以臨之洩雷雨水火以育之宣道德仁義以綏之張禮樂刑政以肅之然則宿離無忒天清也海外無波地平也左學上庠文明也保大定功武威也由是東西沈潛朔南浹洽草木咸若昆蟲無夭猶且日愼一日雖休勿休俯徇謙光循易象之明義降詢得失追漢策之高蹤所以廣訪芻蕘旁求道路臣戎旃

賤伍樗散陋容策蹇以忘疲勵弱而知倦猥荔庸菲忝賦闕庭率

部惝惶蔽處無地所冀齊庭設炬九九之術先收燕館初開先尊

郭隗而已敢緣斯議庶竭丹誠制策曰思謀臣以制敵折衝於樽

俎素名將以持邊降伏於戎寇行何法也得致斯人哉臣聞晉謀

元帥漢召材官必資悅禮之英咸選良家之子誠請秋風授律吉

日拜將收不疑之十計問子明之五策賞必以功罰必以信則良

將斯至矣大功可舉矣制策曰兵法有五十三家且分其四種臣

聞習手足便器械積優閑具攻守伎巧之兵也權德刑隨斗繫因

五勝假鬼神陰陽之兵也雷動風舉後發先至離合向背而應變

無常形會之兵也守正而用奇詳形而計戰兼伎巧包陰陽權宜之兵也然後憤之以仁義信之以賞罰以我直而權其曲以我智而薄其愚以我和而制其離以我治而乘其亂故雖孫吳再生亦不知爲敵人計矣制策曰漢臣有二十八將自比夫幾人臣聞漢有二十八將者上應二十八宿也或以文雅光國鄧禹有決勝之奇或以武能威人吳漢有綏邊之略功論樹下馮異之績彌彰冰結河中王霸之誠尤著臣以卑賤夙無器業竊循運合聖恩不得參賢俊之末安敢自強而比哉淸問猥及臣當萬死制策曰吳略可遂於孔明張遼得齊於關羽斛律光賀若弼近代之用誰優臣

閻景略之功也孔明之積也張遼之謀也關羽之烈也斛律光之
勇也賀若弼之略也蔵論之則耀靈不駐略談之又書不盡言景
略之佐秦堅機驍如熊之捷孔明之匡蜀主克著卧龍之名張遼
運籌之方可以歸之於先軌關羽搴旗之効可以論之於後塵賀
若弼之破陳軍功先諸將斛律光之扶齊國名劣衆人以次而言
斷可知矣制策曰我李勣與李靖之功誰最者臣聞李勣者智也
仁也勇也嚴也躬教可以圖始心教可以保衆自伐三韓克清九
族所以東夷之人不敢西向也至於李靖者安可同年而語哉大
征北狄詎見絶其餘氛授鉞南蠻甯見殄其遺寇所以蠻胡滑夏

邊鄙亟聳者艮由此也制策曰邛南一方之地磧西萬里之域將棄之以促境甯守之以勞人鎮涼州至於流沙單隴坂至於積石險阻要害予疑汝明秦中歲役於防水若爲蠹革代北年疲於禦寇奚所變通薊門屯田何術以休其弊柳城梗澁何策以繫其虜凡此邊庭今爲重鎮何經何見何廢何歷臣聞晩邦憬裔旣崇於弔伐昧谷遐方實資於鎮撫薇亦柔止猶聞遣戍之詩瓜時在期尙起踐要之役今欲明守邊之術開斥地之制䌷維經算俯訪芻蕘詖聞鄙術何足以觀之夫先王馭逍也必專其邊守聽以戎索恃吾有以備懷其所以來招攜以禮懷遠以德今丸山在境猶發

度遼之師葱河巻䥴仍開拜井之屯勞人遠役其何以哉若乃務
廣其土以疲其人宿兵於無用之地勞師於不禦之俗聖王之道
未足前聞制策曰若兵不獲已用何貢謀貞我師旅使有征無戰
必文可來之施何異政柔彼夷狄使懷惠畏威臣聞季梁在隨楚
朝罷議仲尼居衛晉國折謀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陛下誠然德
音發於帷幄清風翔於無外大啟爵命以示四方拔將選才各盡
其用急善同於饑渴用人疾於應響杜邪佞之門廢鄭衛之樂混
清六合實由乎此雖西有不覊之寇北有不賓之虜征之則勞師
待之則無益故班固曰有其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蓄

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懷惠畏威也但以日暮途遠汲深綆短文不逮意書何盡言謹對文苑英華

李昂歷生失度判曰鳳皇司歷象原注疑謀託算象生有數感而遂通逸探渾元是知元妙玅覩雲物必在精微情至紛擾則他想交亂形質淆穢則奇鑒不明焉可以見天地之心窮鬼神之狀幽變未測孰辯端倪相彼歷生迹參日御臺觀是忝泉蒙未豁唇都不作糟粕誰傳道達何追菁華莫繼失秒忽之度揭以敬授人時若歸奇於扐履端於始則毫釐不爽黍累無愆如或未精法將焉捨文苑英華

暢諸歷生失度判曰瞻乎歷生跡稱太史按黃鍾之妙算玉管非工察緹幕之微灰銅儀罕究今者三元與術尙懵履端之明六律幽源未達歸餘之數失之黍忽糾以簡孚誠櫝龜之見毀豈書馬而致誤不堪敬授將亂甲乙頗異太初之差宜正羲和之罪（此篇今本文苑英華闕名茲據永樂大典載舊本文苑英華補）

王泠然歷生失度判曰律呂之本今古攸尙周行殷歷孔子於是興嗟漢襲秦正劉歆以之條奏莫不考於經傳稽之氣象惟彼歷生稱明算法理須銅壺曉唱則聽雞鳴玉斗夜迴方看蟻轉何得輕於秒忽失以毫釐裨竈多言豈知天道羲和廢職幾亂人時遂

令太史罷占轉人廢業陸佐公之漏刻莫見新成張平子之渾儀但聞虛設既失推蓂之與何逃賓棘之刑文苑英華

十年壬戌

帝御雒城門試文章及第二十人考功戶部郎中蘇晉刑部員外郎席懷懷疑豫之訛侍御史陳希烈於化城院考記纂淵海拔文章或郎文藻宏麗科

六月辛丑上訓注孝經頒於天下舊書本紀

御製孝經注序曰朕聞上古其風樸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

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常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形於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爲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注踳駮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僞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

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石刻拓本邢疏

按明皇孝經凡再注邢疏以此序屬於開元十年今從之

進士三十三人

苗含澤 苗延嗣長子含澤開元十年登第見五百家韓注

明經科

白鍠 白居易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公諱鍠字礭鍾年十七明經及第以大歷八年卒年六十八推之及

第在是年按錄

郎居易之祖

茂才異等科　李誠是年茂才甲科見上獨孤及頓邱李公墓誌按通典云開元二十四年以後復有秀才

舉則此茂才非秀

才蓋茂才異等科

文藻宏麗科　孫逖舊書文苑傳孫逖開元十年應制登文藻宏麗科　常無名常無名墓誌開

元十年舉文藻宏麗逖上陳皇王之盛下借周漢之諭稽以洪範

九疇天人之統災變之異高言體大久而可驗如賈生之論漢也

與孫逖同

入第二等

知貢舉　員嘉靜按靜或作靖元和姓纂云唐吏部郎中員嘉靖華陰人

十一年癸亥

正月庚辰幸幷州癸巳敕曰其有沈淪草澤抱德栖遲及武德功

庶子孫幷元從子孫才堪文武未有官者並委府縣搜揚具以名薦舊書本紀册府元龜

十一月戊寅親祀南郊大赦天下制曰每搜羅賢俊旌賁邱園猶慮跡藏名山安卑守位瞻言及此寤寐思焉其諸色人中有懷才抱器未經薦舉册府元龜作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官審訪擇其名錄奏册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進士三十一人詞學指南開元十一年進士試黃龍頌

崔顥唐才子傳崔顥汴州人開元十一年源少良下及進士第

知貢舉　源少良見上　玉芝堂談薈以源少良爲是年狀元誤也

十二年 甲子

二月詔曰朕君臨宇內子育黎元豈以黃屋爲尊實以蒼生爲念何嘗不日旰忘食未明求衣雖身在九重而情存六合恐至道猶鬱大化未孚昨因展義河東祈穀脽上肆覲羣后親問高年舉滯賑窮旌善黜惡緝其墜典酌於古訓令省方告至禋祀云畢思人庶官務崇簡易緣路州縣有表薦官僚及上書獻頌者中書門下審覆奏聞量加進賞 冊府元龜

閏十二月辛酉文武百官吏部尚書裴漼等上請封東嶽甲子侍中臣源乾曜中書令臣張說等再三上言時儒生墨客獻賦頌者

數百計帝不得已而從之丁卯下詔以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式遵故實有事泰山 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一人 杜綰狀元 祖詠 唐才子傳祖詠洛陽人開元十二年杜綰榜進士 唐詩紀事有司試終南山望餘雪詩詠賦云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四句即納於有司或詰之詠曰意盡

將帥科 裴敦復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房自謙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按張燕公集有舉洛州臨武縣主簿陳光乘夔州歸州鎮將勤思齊前中州參軍戴師倩等狀云準七月二十二日制內外文武職事五品以上官有奇材異略堪任將帥者封狀進內疑即設將帥科時事

知貢舉 員季陽 按玉芝堂談薈記唐代狀元每以知貢舉誤為狀頭此年以員季陽為狀元卻亦為知貢舉之誤矣故據以載之復駁正如此

十三年乙丑

四月癸酉令朝集使各舉所部孝弟文武集於泰山之下舊書本紀

十一月己丑日南至封禪泰山冊府元龜　儲光羲秋庭貽馬九詩伊昔好觀國自鄉西入秦往復萬餘里相逢皆衆人大君幸東嶽世哲屈時巡予亦從此去閒居清洛濱又有滎陽馬氏二子詩聖君封太嶽十月建行旆皆謂此年封泰山也

封東岳禮畢幸孔子宅親設奠祭詔曰孔宣父誕聖自天垂範百代作王者之師表開生人之耳目朕增封岱嶽迴鑾泗濱思闕里之風想雩壇之詠逖矣遺烈慨然永懷式遵祀典用申誠敬宜令禮部尚書蘇頲以太牢致祭仍令州縣以時祀享復近墓五戶長

供掃除冊府元龜

進士登科記闕

丁仙芝儲光羲貽丁主簿仙芝之別詩注云丁侯前舉予次年舉又云同年舉而丁侯先第拔光羲於十四年及第則仙芝在此年也永樂大典引嘉定鎮江志丁仙芝曲阿人進士第餘杭尉

拔萃科

馮萬石廣卓異記引登科記開元十三年馮萬石考判入等

知貢舉舊書李懷遠傳子彭年開元中歷考功員外郎知舉疑當在是時

十四年丙寅

六月敕曰朕聞以道得人者謂之儒切問近思者謂之學故以陽禮教讓則下不爭以陰禮教親則遠無怨豈非習俗不利教所繇生者乎朕以厚儒林闢書殿討論易象研覈道源冀淳風大行華

脩非遠而承平日久趨競歲積謂儒士爲冗列視之若遺謂吏職
爲要津求如不及頃亦開獻書之路觀揚己之人闕下之奏徒盈
席上之珍盍寘豈宏獎之義或有未孚將敦本之人隱而未見天
下官人百姓有精於經史道德可尊工於著述文質兼美者宜令
本司本州長官指陳藝業錄狀奏聞其吏部選人亦令所由銓擇
各以名薦朕當明試用觀其能者行業可甄待以不次如妄有褒
進必加明罰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七月癸巳上御雒城南門樓親試岳牧舉人及東封獻賦頌人命
太官置食賜有差 冊府元龜

八月六日太子賓客元行冲等撰禮記義疏五十卷成奏上之先是右衛長史魏光乘上言今禮記章句踳駮故太師魏徵更編次改注堪立學傳授上遽令行冲集學者撰義疏將立學官行冲於是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檢討刊削及疏成右丞相張說駮奏曰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歷代傳習已向千年著爲經教不可刊削至魏之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抄書先儒所引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改兼爲之注雖加賞賜其書竟亦不行今行冲等奉敕撰疏勒成一部欲與先儒義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上然其奏遂留其書

貯於內府竟不得立學行冲怨諸儒排己退而著論以自釋也唐會要

八月十四日上讀洪範至無偏無頗而聲不協因改頗爲陂詔曰典謨既作雖曰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朕臨政之暇乙夜觀書雖徒閱於微言實欲暢於精理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並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即不倫又周易泰卦中無平不陂釋文云陂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爲陂則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文應由煨燼之餘編簡墜缺傳授之際差舛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

龜以為然終非獨斷其向書洪範無頗字宜改為陂庶使先儒之義去彼膏肓後學之徒正其魚魯仍令宣示國學唐會要　冊府元龜以為天寶四載詔按新書藝文志與唐會要同今從之　此詔為孫逖所草

十月詔曰朕夢想賢才咨謀列嶽遂因封祀發詔搜揚昨所臨御道場親加策問不稱所薦其數則多乃聞膏粱之人遞相招致邱園之俊罕見褒升豈朕勞求之意也宜令都督刺史審更訪擇具以名薦冊府元龜

是年通事舍人王嵒疏請撰禮記削去舊文而以今事編之詔付集賢院學士詳議右丞相張說奏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為歷代不

列之典今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今之五禮儀注貞觀顯慶兩度所修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與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制從之唐會要 按其書至開元二十九年始成即開元禮也

進士三十一人詞學指南開元十四年進士試考功

嚴廸狀元

儲光羲唐才子傳儲光羲兗州人開元十四年嚴廸榜進士儲光羲始丁主簿仙芝之別詩注子後及第又應制授官 按新書藝文志儲光羲開元進士第又詔中書試文章歷監察御史則所謂應制授官者即中書試文章也

崔國輔唐才子傳崔國輔山陰人開元十四年嚴廸榜進士 按杜集有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詩崔即國輔也

綦毋潛唐才子傳綦毋潛字孝通荊南人開元十四年嚴廸榜進士授宜壽尉

賢良方正科文苑英華載神岳舉賢良方正策元宗於十三年東封十四年試岳牧舉人則神岳舉當在此年

袁映見文苑英華　尹暢見文苑英華　孫逖新書本傳又舉賢良方正元宗御洛城門引見命戸部郎中蘇晉等第其文異等

知貢舉　嚴挺之見唐語林　顧況監察御史儲公集序開元十四年嚴黃門知考功以魯國儲公進士高第與崔國輔員外綦毋潛著作同時其明年擢第常建少府王龍標昌齡此數人皆當時之秀

袁映對策曰文苑英華注策問闕　臣聞天矜於人人所必從按句有誤字　臣謬纍吹萬僻生草莽幸陶無爲之風得守忠蹇之節常願拜手宸極歎歟乃誠危言匪躬少答亭育昔仲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蓋傷衰周之運不見聖明之代也臣今與誦芻言肅祇眷命陪聖蹕於神岳奉金策於玉扆賡歌禱祭咫尺旒扆是天縱懇願所超於孔

其不圖幸之至於斯也况周頌禹膺列坐堯衢此儀賢之至也愚
臣何足以充塞敢不布其腹心竭盡聞見臣伏惟皇帝有成命鄧
曆受之崇高配天高大配地天地合德而陛下大明於其中有以
覲高祖之休光有以恢太宗之鴻烈樂成於郊祀而昭升上帝禮
備於脽上而敷問后祇於是柴於岱宗望於秩首三光全而五行
序八氣協而萬國諧皇靈丕應象物昭格無疆惟休能事畢矣况
陰陽燮理則賢相盡規風俗教化則良牧宣政百揆時敘庶物咸
亨誠已賛映華胥過續堯舜豈夷吾所記七十二之涼德可望清
光哉而猶恭默思道勵精圖政帝閽崢嶸而下臨天問昭回而照

覲乃賜臣策曰延想無爲之理聿修太和之化匪曰能致將與圖
之所以謀廣聰明詢於仄陋使君子道長俊乂用彰陛下執謙之
至也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愚臣無得而稱焉謹策曰夫原疾而授
藥者良醫也因時而救弊者權政也今塞垣猶守府兵云耗閑人
輕去宂食難歸者臣聞先王之理布在方策乘時司契其道深乎
陛下窺鑒萬化之原獨運安危之兆執大象敷洪爐知惟其神惟
睿作聖九門穹藥致蒼生於福壽七政齊衡得元珠於利見雖講
信修睦寰區大同而安不忘危故塞垣仍守雖道德齊禮黔庶康
濟而寬以厚載故閑人或浮臣又聞之兵戈者威不軌而昭文德

也兆庶者忘帝功而畏苛政也邊鄙備預誰能去軍參決遼方時
聞失業總褒瀛而觀偃伯則三邊之戍役不足多也撫天下而覽
兆人則萬一之逋逃不足怪也況國家皇極作乂七政有倫增新
軍以保舊革浮惰而綏輯何憂乎府兵之耗何有乎宂食不歸雖
休勿休惟陛下之深慮也制策曰膏粱無耻於僥幸蓬蓽未敦於
退讓選舉殷湊官員不給效職者或祿仕而蕘貧試言者多浮華
而背實嘗今士食舊德農服先疇結綬登朝咸遵揖讓被褐在野
盡歸廉潔臣實覩還淳反素之風不知無耻未敦之事尊謙俯問
臣何敢奉欽若帝唐之有天下也以於其德人文化成敎詩書悅

禮樂濟濟多士開元以甯日者十餘分鏡羣材焯敘觀行考言貴名徵實克黜浮薄登延俊秀大革宿弊其命維新則推讓之風行尸素之源滅其背養資祿仕以速官謗若使會府持衡守而勿失將恐詠彼空谷嘆此才難豈有員不給官毀質乎選士言而背實浮華於舉才臣雖庸愚有以知其不然也制策曰豈風之不臧何草之難偃也澄源正本厥路何由覩乎古者井田有助公私取給諸侯貢士賞罰存焉改轍欲從迷津尚佇者臣聞人無假德實從上教草順風而靡假水隨器而方圓陛下神謀元行德如天覆驅今之代歸於壽域深源固本政事惟酌俗既分於士宜人亦同於

上好又何取乎井田古制力助前規賞罰於歲貢之士增削於諸侯之地若斯而已哉夫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非故相反蓋取隨時泥以從鈞由難改轍臣誠膚妄不識大體竊願陛下神而化之使人宜之正如當今之代也策曰文質再復忠敬何適於時濟世一變親賢何近於道者大哉聖問臣敢颺之臣聞文質再而復正朔三而改殷因於夏周因於殷人原注疑德齊莊夏尚忠厚殷人質也周人文也文質雖變忠敬咸宜不敬則禮節遂乖不忠則弼諧斯替臣朝闇化適時惟一然則敬自外飾忠由內涓必也奚先請同去食若乃親親而尊尊其有周公之餘化乎舉賢而尚忠者

其有太公之遺風乎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魯由舊章斯焉殆庶制策曰擇何與而淳俗采何法而安人何功而天地和平何德而黎元富壽者臣聞諸元元皇帝曰我無欲而人樸大哉至道不可多言伏願陛下克修聖祖恢維化綱崇象帝之風反皇人之始俗已淳矣人斯安矣三事允理六府孔脩則地平天成矣輕徭薄賦慎罰措刑則既富且壽矣豈臣庸飯克堪預焉伏以垂政立範因時變通布陳前載簡在帝聽今乃下問愚鄙徵其辨述豈不欲觀其末學收其微才臣狂妄斐然非相如子雲之流也幸厠千齡大慶五嶽脩封遂得獻頌皇衢參陪鑾扆慚考言之

無取念天變而何階忠比魏臣空思捧日夢非秦后謬至鈞天蹤影天庭若臨氷谷謹對文苑英華

尹暢對策曰文苑英華注元失問臣聞非才難遭時難況躬忝觀光之舉不俟媒揚之地儼身天闕用感昃辰伏惟陛下建初立元創業垂統夷凶靖難聖敬日躋格上下而無憂內治光四表而誼德昭振故能荷天之休福應允盛殷薦嚴配昇中告成十數年間而功業大備豈非徇齊之德神化所致哉雖少康復夏宣王興周比之當今萬分不及而猶覩臣策曰常恐上塵五聖之耿光下辱萬方之瞻戴日昃觀政夜分思理者可謂無念增德勿休熙載履眾美而不

足躬聖明而流謙而臣愚對非誤自充賦雖言及之將可以承奉
淸問對敭天休乎然臣聞立德之謂道體道之謂仁固無宏逸安
敢訛濫是以古之善爲士者必將微妙元通豈獨直於偏才迂誕
而已如此則黃帝之功濟生人素王之道遵先聖離朱喫詬奚得
議其淺深莠齊尹惠抑可語其同異何者食薇絶粟終慚淑媛之
言醜夏歸殷卒致成湯之業寓言莊叟亙未足徵側訊蒙拚誠將
異爾無貪至理惝副虛懷若乃喜怒哀樂之四端貌言視聽思之
五事雖擴充之在我諒休咎之關天般臣格言巳貫之於皇極鄒
子戲論亦頗存於昭應詎茲辨志方用沃心伏惟陛下事天明事

地祭無文咸秩羣望畢舉故祈殷祄雅薦寶鼎於宗廟燔柴岱嶺甑飛烟於雲日神歆效其如答靈既昭而必間雖飄風乍起曾不終朝大雨時行旁霑數郡亦未聞偃拔包裹之甚也陛下憂勤夕惕若厲信禹湯之罪己寔堯舜之用心盡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屠龍牲馬亦何以爲書稱安人則惠易異（原注疑）損上益下謂宜開倉廩以賙給選牧宰以寵綏散利薄征息役弛捨穰沴之道何莫由斯傳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謂此物也雖歸諸天道亦以人事故周官六職水旱則宗伯是司漢宰三公災眚則丞相是主不然何以昭燮贊之術開勸戒之端哉大體若茲詳徵何有臣聞夫大理

之後有易亂之人者安甯無故驕心起也大亂之後有易理之人者創艾避災思樂生也當今海服清晏太平無虞衆且曲折萬事纖妙文理至詳不可復加矣陛下享已成之功居崇高之位人有後庭聲色之務出有苑囿遊觀之樂志得無滿乎欲得無極乎古語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難也此言雖微可以喻大是以聖人乾乾日惕莫敢或遑雖休勿休盡善盡美伏願陛下慎終如始以成德政使鴻圖盛烈作唐龍光不騫不虧永永無極此適時務之所當先也臣又聞善爲政者在能其事能其事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臣竊惟今國家所使分威權御黎庶駼

府庫理刑獄者皆天下良吏也而其俸祿各有差等以勸其徒百官以理萬人以察天下幸甚然而都內充散叨假名器者不可勝數或倡優雜伎之伍弁射夷貊之流紆紫懷金出入周衛漿酒藿肉乘堅策肥者奉一人猶闕不給今官此輩何所取資狐鼠既託於城社粟帛截殫於倉庫非所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爵勿及惡德惟其賢者矣此救弊之所急也臣草莽諸生地卑識淺陛下誘而進之訪以時政將承汝弼安敢面從輕陳末議伏深殞越謹對

文苑英華

十五年丁卯

正月戊寅制草澤有文武高才令詣闕自舉舊書本紀冊府元龜作二月

五月詔中書門下引文武舉人就中策試於是藍田縣尉蕭諒右衛冑曹梁涉邠州柱國子張玘等對策稍優錄奏帝謂源乾曜杜進李元紘等曰朕宵衣旰食側席求賢所以何念搜揚者恐草澤遺才無繇自達至如畿尉衛佐未經推擇更與褐衣爭進非朕本意繇是唯以張玘爲下第放選餘悉罷之冊府元龜

九月庚辰帝御雒城南門親試沈淪草澤詣闕自舉文武人等冊府元龜

進士十九人詞學指南開元十五年進士試積翠宮甘露頌

李嶷狀元

王昌齡唐才子傳王昌

齡字少伯太原人開元十五年李嶷榜進士授氾水尉

杜頠 開元十五年同王昌齡登第

常建 唐才子傳常建長安人開元十五年與王昌齡同榜登科

諸科三人

武足安邊科

鄭昉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樊衡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陳岵上中書權舍人書嚴考功之納樊衡也以為取衡難得衡無後悔黜衡易失衡有遺恨故開一人之數以容之人到于今不謂衡忝一第而謂嚴得士司求人之義也又崔顥有薦樊衡書

高才沈淪草澤自舉科

鄧景山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鄧景山傳景山曹州人文史見稱

樊詠 舊書樊澤傳父詠開元中舉草澤授試大理評事韓愈樊宗師墓誌作泳

王縉 舊書本傳字夏卿河中人少好學與兄維早以文翰著名連應草澤及文詞清麗舉

知貢舉　嚴挺之（見唐語林）

十六年（戊辰）

十二月二十四日國子祭酒楊瑒奏竊見今之舉明經者主司不詳其述作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難每至帖試必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今之明經習左傳者十無一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學廢無日矣臣望請自今已後考試者盡帖平文以存大典又周禮儀禮及公羊穀梁殆將廢絕若無甄異恐後代便棄望請能通周儀禮公羊穀梁者亦量加優獎於是下制明經習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於式（舊書楊瑒傳　冊府元龜　唐會要）

進士二十人 虞咸狀元 賀蘭進明唐才子傳賀蘭進明開元十六年虞咸榜進士及第唐詩紀事同

拔萃科 馮萬石廣卓異記引登科記開元十六年馮萬石又考判入等

知貢舉 嚴挺之舊書本傳開元中爲考功員外郎典舉二年大稱平允登科者頓減二分之一 按挺之凡三知舉見唐語林本傳二年爲三年之誤也

十七年己巳

三月國子祭酒楊瑒上言曰太學者教人務禮樂敦詩書也古制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咸造焉故曰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以訓

之四教以睦之人既知勸且務通經學成業著然後爵命加焉以之效職則知禮節以之莅人使識廉讓則棫樸之詠興也伏聞承前之例監司新書作二監每年應舉者嘗有千數簡試取其尤精上者不過二三百人省司重試新書作考功覆校以第但經明行修即與擢第不限其數自數年以來省司新書作考功定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兩監惟得一二十人若常以此數而取臣恐三千學徒虛費官廩兩監博士濫糜天祿臣竊見流外入仕諸色出身每歲尚二千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及胥吏浮虛之徒以其效官豈識於先王之禮義國家大啓庠序崇

選教道厚之以政始訓之以士先覺徒然哉將有以也陛下設學

校務以勸進之有司爲限約務以黜退之臣之微誠實所未曉臣

伏見承前以來制舉道跡邱園孝悌力田者或試時務策一道或

通一經粗明文義卽放出身亦有與官者此國家恐其遺才至於

明經進士服道日久請益無倦經策旣廣文辭極難監司課試十

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其一二若長以爲限恐儒風漸

墜小道將興若以出身人多應須諸色都減豈在獨抑明經進士

也元宗甚然之　新書楊瑒傳　册府元龜　唐會要

十一月謁五陵大赦天下制曰朕探維復樸冊致無常在理難□

元風未暢不有時習焉能化成自今以後每至三元日宜令崇元館學士講道德經羣公百辟咸就觀禮庶使軒冕之士盡宏南郭之風寰海之內咸爲大庭之俗其崇元學士補置猶近於經術或未精通又屬初崇聖號親行典册宜宏勸獎以示恩惠至舉口試及帖并策各減一條三年業成然依常式唐大詔令集

進士二十六人　王正卿狀元　樊系太平廣記引定命錄員外郎樊系未應舉前一年嘗夢及第榜出王正卿爲榜頭一榜二十六人明年方舉登科之後果是王正卿爲首人數亦同　按開元中惟此二年進士二十六人而無狀元姓名故載此俟考

諸科一作一誤人　蕭同和　蕭同口廣卓異記引登科記開元十七年荊州解至于蕭同和並

弟同曰

俱及第

上嘗拜官五人　李鎮新書藝文志李鎮注史記一百三十卷開元十七年上授門下典儀　韓佑新書藝文志韓佑續古今人表十卷開元十七年上授太常寺太祝　孚之謂新書藝文志開元十七年孚之謂上敍訓二卷授長社尉　卜長福新書藝文志開元十七年卜長福上續文選三十卷授富陽尉　裴傑新書藝文志裴傑河南人開元十七年上史漢異義三卷授臨濮尉

才高未達沈跡下僚科　吳鞏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薛僅徐季鶴屯留令薛僅善政碑開元二十年有敕將幸太原垂巡潞藩上顧謂侍中裴光庭先擇才能俾宿儲供公以左拾遺膺是選也公名僅字冲用會有制命舉才高未達沈跡下僚宏詞博識至公從政者上御紫宸殿親試親考入拜獻替之司蓋於是年登科也

十八年庚午

六月庚申命左右丞相尚書及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官舉才堪邊任及刺史者舊書本紀

進士二十六人是年試冰壺賦以清如玉壺冰何慚宿昔意爲韻

陶翰唐才子傳陶翰潤州人開元十八年崔明允下進士及第次年中博學宏詞　顧況禮部員外郎陶氏集序唐詞臣姓陶氏諱翰開元十八年進士上第天寶文明載登宏詞拔萃兩科　按翰以冰壺賦得名

崔損見文苑英華

薛總元聯第二子開元十八年登第見五百家韓注

拔萃科

張秀明嚴中興記引登科記秀明開元十八年考判入等

知貢舉

崔明允見上

陶翰冰壺賦曰惟冰也有堅凝之貞惟壺也有虛受之明謝周流

之弱質託鎔鑄以成名迺方任器規圓愜情對光輝而比色固瑩扣而馳聲冰假壺以為用壺含冰而轉清及夫懽甚朝炎之餘瑞表經綸之初尤仿吳之失對附王霸之後再既遇賞以為樂乃獲成於所如但觀夫推移在道澄澈如玉時見縈而則明或將擬而不曲故曰冰貴於水器尊者壺國因時而必用軍每挈而何處若乃周將酬吝爵欲藏冰揖籍又其何忌顧巾豐而可憑是以用之者既須之者多迴薛鼓而擊詠幽詩而何至時冰銷滴潤壺罄成酣乃挾纊以荷德豈知術而興慚昔者趙衰從徑魏主其遂雖有餒而仍攜顧無糜而未宿每覽餘軌當思踐迹志未吐於平生咨

已宴於疇昔儻開水之可薦庶投壺而無數況霜空且寒晚景仍墜雖杼軸而不輟猶髣髴而無記將投皎潔之姿願假含容之意

文苑英華

瞿損氷壺賦曰烱乎太陽之精玉有眞質氷則貞清我君子象諸温如皎如正其色兮匪貞不克峻其節兮匪貞不居爾其製盤盂訪結綠瞻白虹之氣詠生芻之束乃賦於他山攻此良玉剡之成器錯以成壺信以旁達忠不掩瑜以虛而受用當其無及乎嚴律閉陰氣升氛霧結河海凝沙驚雁塞雪滿晰陵於是天景初夕玉壺始氷臨象筵而孤映對金鏡而相澄爾其淋漓未泮温潤而瑳

纖光不隱毫末不遁豈爾瑕之可匿玷之可磨不然珉之衆矣貴
玉者何心之潔矣飲氷則那莊氏寓論宣父式談夜光奪魄明月
懷慚豈比夫立槩生操激淸厲食伊至人之比德同貞士之司南
夫以物象所鑒精明所蓄霜華晨淸月影寒宿故覽之者魂竦憑
之者慮惕迨北風之已壯幸西陸之未覿客有撫而嘆曰猗歟吾
無是易且漏巵無當兮歎諸古大圭不琢兮聞諸昔曷若玆器之
可佳諒君子之宏益然後宣其烈贊其意抽毫命簡賦氷壺之盛
事文苑英華

十九年辛未

三月丙申初令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太公尚父廟一所以張良配享春秋二時取仲月上戊日祭諸州賓貢武舉人準明經進士行鄉飲酒禮舊書本紀

六月敕諸州貢舉皆於本貫籍分信明者然依例不得於所附貫便求申送如有此色所由州縣即便催科不得遞相容許唐會要

進士二十三人王維狀元舊書文苑傳王維父處廉維開元九年進士擢第按九上脫十字唐才子傳王維字摩詰太原人開元十九年狀元及第集異記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為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皋聲稱籍甚客有出入公主之門者為其地公主以詞牒京兆試官令以九皋為解頭維方將應舉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為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新聲之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至

吾維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乃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齎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樂奉讌即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于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獨奏新曲調聲哀切滿坐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因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則出獻懷中詩卷呈公主公主既讀驚駭曰此皆兒所誦習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欽矚岐王因曰若令京兆府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當爲子力致焉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矣

薛據 唐才子傳薛據荆南人開元十九年王維榜進士

舊書薛播傳初播伯父元暧終於隰城丞其妻濟南林氏丹陽太守洋之妹有母儀令德博涉五經善屬文元暧卒後其子彥輔彥國彥偉彥雲及播兄據揔並早孤幼悉爲林氏所訓

導咸致文學之名開元天寶中二十年間彥
輔據等七人並舉進士連中科名衣冠榮之

明經科　張誠 白居易贈尚書工部侍郎張公神道碑銘公諱誠字老萊吳郡人年十八以通經中第以大歷三年卒年五十五推之及第在是年通經當是明經科也按誠一作諴

諸科二人

上書拜官一人　馮中庸 新書藝文志馮中庸開元十九年上政錄十卷授汜水尉

博學宏詞科 按唐之博學宏詞科歲舉之閻氏若璩以王應麟弟兄所應之博學宏詞即昌黎所應之詞科誤也

蕭昕 冊府元龜唐會要皆作是年鄭昉及第唐語林云開元十九年置宏詞始於鄭昕　舊書蕭昕傳少補崇文進士開元十九年首舉博學宏詞授陽武主簿天寶初復舉宏辭授壽安尉按鄭昉爲蕭昕之訛

陶翰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書錄解題陶翰開元十八年進士次年宏詞

王昌齡 唐才子傳王昌齡又中宏詞遷校書郎

拔萃科　張秀明廣卓異記引登科記張秀明開元十九年考判入等

知貢舉　裴敦復見唐語林

二十年壬申

九月乙巳中書令蕭嵩等奏上開元新禮一百五十卷制所司行用之舊書本紀

十月壬午如潞州新書本紀

丙戌命巡幸所至有賢才未聞達者舉之舊書本紀

十二月十四日敕昔在元聖強著元言權輿眞宗敬迪來裔遺文誠在精義頗乖撮其指歸雖蜀嚴而猶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

略其餘淺微固不足數則我元元妙旨豈其將墜朕誠寡薄嘗感斯文猥承有後之慶恐失無爲之理毎因清宴輒叩元關隨所意得遂爲箋注豈成一家之說但備遺闕之文今茲絕筆是詢於衆公卿臣庶道釋二門有能起予類於卜商鍼疾同於左氏藏於納善朕所虛懷苟副斯言必加厚賞且如諛神自聖牽非此流懸市相矜亦云小道既其不諱咸可直言勿爲來者所嗤以重朕之不德御注道德經碑

進士二十四人

鮮于向顏眞卿公集鮮于公神道碑銘公諱向字仲通以字行漁陽人年二十餘尚未知書太常切責之縣南有離堆山斗入嘉陵江形勝峻極公乃慷慨發憤屏棄人事斸精爲學至以鐵鉤其臉使不得睡開元二十年

年近四十舉鄕貢進士高第又曰公負不羈之才懷當世之志方及知命始擢一第以天寶十四載卒年六十二推之是年正三十九故曰年近四十也

上書拜官四人　高希嶠（新書藝文志高希嶠注晉書一百三十卷開元二十年上授淸池主簿）

陳庭玉（新書藝文志開元二十年陳庭玉上老子疏授校書郎）　柳縱（新書藝文志開元二十年柳縱上注莊子授章懷太子廟丞）　帥夜光（新書藝文志帥夜光幽州人開元二十年上三元異義三十卷授校書郎元和姓纂帥夜光上三元異義集賢院試三元策十道及第詔直國子監）

知貢舉　裴敦復（見唐語林）